

逐梦

# 守护一山鸟鸣声

陈志宏



飞不出他那双关爱的眼睛。陈志高的寻鸟、观鸟、研鸟颇有成果，九连山保护区管理局也因势利导，启动保护区鸟类调查和监测工作。陈志高的劲头更足了，他将爱好融入工作中，把生命融入大山里。



鸟美图片自上而下依次为：蓝喉蜂虎、红嘴相思鸟、黄胸鹀。陈志高摄影。下图为前去观鸟的陈志高。陈志宏摄。



江西九连山有“三多”：树多、水多、鸟兽多，其中以鸟为最。这些大山的精灵追风逐云，穿林越岭，食于山间，栖于树巅。这些鸟儿都有一位“老朋友”——江西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润洞保护管理站站长陈志高。

2022年春节前，我驱车500多公里，抵达南岭东部耀眼的明珠——九连山。刚把车泊在管理站小院内，就见一个头戴渔夫帽的壮硕汉子，一脸微笑，迎上前来，伸出厚实的大手，与我紧紧相握。他就是陈志高。

我们年纪相仿，我也曾是一名林业工作者，因此和他一见如故。数日的采访，朋友般的相处，我一次又一次被他那些平凡而动人的爱鸟护鸟故事所打动……

龙南市地处江西省最南端，群山环绕。1974年，陈志高出生在这里。他初中毕业后，机缘巧合，被招进九连山保护区，从此与这座苍翠大山和栖息其中的万千生灵结缘。

陈志高初入九连山时，只见树木密密麻，浓密的绿荫遮天蔽日。山一座连着一座，连绵不断。最突出的感觉是静。虽有山风穿林、群鸟鸣唱，但“鸟鸣山更幽”，衬托出的只是九连山更加深邃的寂静。

我在陈志高的带领下进入九连山腹地，穿过原始森林。隆冬时节，山中空寂无人，却又隐隐有声：低处，虫鸣如欢唱；中部的混响来自山风，树叶随之摆动如绿涛荡漾；高处则是众多鸟儿啾啾嘶嘶，似乎于林间树上、天空、云里相谈甚欢。陈志高对我说：“寂寞时，听听鸟叫，心情就好多了。”

说起九连山的群鸟，陈志高永远记得1991年仲春的那个雨天。

那是他第三次跟随同事进山巡护，查看保护区内有无违法违规行。行至中午时分，在山林深处，一张硕大的网赫然出现在一行人面前。网格间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鸟，大多奄奄一息，一眼望去，令人心惊。

陈志高惊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同事说：“非法捕鸟用的。”

上前一看，鸟儿有的还在挣扎，有的已经一动不动了。当时的陈志高只认识其中一种鸟：麻雀。他们赶紧把网拆除，放飞幸存的几只小鸟。

继续上路巡护。陈志高问：“他们为什么捕鸟？”同事答：“有人把这些抓来的鸟儿拿去卖钱。我们要坚决打击这种行为。”一路上，陈志高都为那些死去的鸟儿暗自悲伤。

山中天气多变，雷雨突然来袭。他们一行人走在半山腰，正处在落雷的危险区。一道道强光闪过，雷电从高空倾泻而下，闪光与炸响令人毛发直竖，浑身发麻。他听见同事喊他赶紧下山，躲开大树……

等到了安全区，同事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要是被雷打中了，你怕不怕？”怕当然是怕，但想到那些无辜的鸟儿，那也是一个个生命啊，怎么能弃它们不顾？

无独有偶。2015年初夏，陈志高带着两个新入职的同事巡护九连山最高峰黄牛石，行至海拔1300米处，云团飘来，闪电如利剑当空。头发立竖，人发麻，惊恐写在新同事的脸上。陈志高赶忙招呼大家撤离，就像当年老同事对自己那样。一样的雷电，不一样的角色，一晃就过去了25年。

这25年来，陈志高全身心投入工作，通过日常巡护、重点走访、普法宣传等，令捕鸟的罗网、抓野鸡的铁索、围猎野兽的铁夹等在九连山基本绝迹。与鸟儿的朝夕相处，更是让他练就了“闻声识鸟，依影认鸟”的绝活儿。

从巡护排查到设卡抽检，从森林防火到环境调研，从生态宣传到联合执法……陈志高把对鸟的爱，化作对工作的痴迷、对保护手段的创新、对自然保护的虔诚。

如何让鸟类不受伤害？陈志高创造

一套新的工作方法。他知道，大多数当地百姓都遵纪守法，偷猎的总归是少数。在掌握了有偷猎行为人群的基本情况，陈志高通过走访、谈话、帮扶、找亲友去说服、联系村干部去教育等方式，一遍又一遍地开导、感化他们。对于生活困难的村民，陈志高帮他们出点子，鼓励他们出去打工挣钱，或者在家搞副业、创业……

观念一变，局面一新。人们眼中的九连山，不再是木头和野味，而是清新空气、优质水源、森林美景，以及可以休闲观赏的多样物种。改变“靠山吃山”的“吃法”，“农家乐”“生态旅游”让山里人享受到了更多的实惠。

即便如此，巡山的工作依然不可放松。就在

鸟事业上，渐渐有了一些名气。国家级、省市级媒体，都报道过他和九连山的故事。媒体宣传九连山，陈志高是乐意的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但他更想亲手为九连山的鸟儿留下一些足以流传的“作品”。

于是，他邀请古诗词专家遍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找到与鸟有关的诗句，然后配上相关照片和视频，以及鸟类介绍文案，交由专业公司制作出一系列鸟类文化科普视频。视频画面精美、内容丰富、通俗易懂，为中国鸟类科普宣教做了有益的尝试，在中国林学会举办的科普微视频比赛中获奖。

而《江西九连山鸟类图谱》，则是他多年心血凝结的成果。翻开图谱，其中的鸟类图片，大多是陈志高拍摄的。翻阅一张张精美照片，仿佛置身于九连山鸟影翻飞的茫茫山林，鸟儿的鸣唱似乎就在耳畔。这本图谱共收录鸟类18目62科286种，对每种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，是目前九连山保护区最完整的一本鸟类名录、图谱，于2020年正式出版。陈志高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把它做成科学性强的九连山鸟类工具书，为自然保护和生态科普工作者奉献一部精美的野外观鸟指南。

图谱的出版令人振奋，而陈志高在鸟类研究领域的另一项成绩，更深深鼓舞了他——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初中毕业即参加工作的自己，竟有一天能登上大学讲坛。

故事还得从2017年说起。当时，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一名副院长带领一个教授考察团深入九连山，进行仿生学研究。陈志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短短几日的相处，教授们被陈志高的博学深深折服。陈志高辨识鸟类声音、模仿鸟儿叫声的本领，更令他们印象深刻。教授们以为他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一问才知，竟然只是初中毕业。即便如此，带队的副院长仍真诚热情地邀请他来大学做讲座。但陈志高只当是客套话，一笑而过。

2018年6月，一纸邀请函送达，外加多通电话沟通，陈志高才知道他们当初的邀请是认真的，自己真的要登上大学讲坛了。

面对台下的在读研究生和教授们，陈志高谈起九连山的鸟儿，毫不怯场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就站在山里，在阵阵鸟鸣的环绕中，从容地向众人“细数家珍”。台下的师生们聆听了这场来自鸟类观测一线“第一手”报告，增长了不少见识。互动环节，师生们提了一些关于鸟类筑巢的问题，陈志高一作答，并分享了大山里拍摄的鸟巢图片，供他们进行仿生学研究之用。回到九连山后，陈志高还应邀在大山深处捡了几个鸟儿废弃的鸟巢，给广州大学寄了过去。

陈志高因为热爱而钻研、精进，并以各种方式发出中国自然保护区基层工作者的声音。放眼中国大地，还有千千万万个“陈志高”在祖国的各大山川，恪守着自然保护者的神圣职责！

大山无言，寂静有声，那是鸟类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们唱出的最美赞歌。



我抵达九连山的前一天，陈志高还在巡山观鸟的路上，收获了一份“意外惊喜”。

2022年1月26日，南方小年，陈志高正常上班。戴上渔夫帽，长焦相机扛在肩，望远镜挂胸前，录音笔揣进兜，出门去巡护。途中，一群灰白色小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赶紧安好三脚架，架上相机，调好焦距。镜头里的鸟，上体暗灰色，黑色纵纹点缀其间，下体白色，胸和两肋烟灰色。这形象，陈志高在鸟类图谱上多次见过。他一时激动得心跳加速，自他来九连山工作以来，这种鸟还是第一次进入他的镜头，也是第一次在九连山被观测到！

这些年，九连山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吸引了众多鸟儿前来栖息，能观测到的鸟类品种也越来越多。九连山的鸟类大家庭喜添新成员，这让鸟儿的“老朋友”陈志高怎能不激动？

我的运气不错，陈志高带我去观鸟时，也见到了这种灰白色的小鸟。但我左看右看，只觉得这鸟像麻雀。在我意识里，所有的鸟都可用麻雀来作为参照，毕竟我说得上熟悉的鸟只有这一种。而陈志高细数其体态特征，描绘其动作、声音以及生活习性等等，那兴奋而快乐的神情，就像孩子得到了心仪已久的礼物。

当晚，陈志高连夜将这次观测到的鸟儿种类、数量、坐标点等信息，上传到鸟类爱好者们交流的网站，与大家分享。

这次采访，我见证了陈志高在九连山的新发现，也见证了他眼神里的满足和幸福。我第一次切身感到，人与鸟的相遇，竟是如此难得的缘分。

陈志高日常巡护时观鸟拍摄所使用的，是2014年配置的专业拍摄设备。在此之前，他靠的是双耳聆听，外加望远镜辅助。感谢森林赐予的原始寂静，让鸟声清脆动听；感谢森林深浓的绿，映衬出鸟儿清晰的舞姿。九连山的鸟儿飞来飞去，



每天，曙光攀上冷水江市区红日岭公园的香樟树顶时，一幅优美的画卷便在这座小城徐徐展开：躺卧峰峦间的楼宇高低不一，在锦都大厦顶端报晓的钟声里，缓缓褪去晨雾的轻纱；锦都中路与金竹西路淌溢晨间的烟火气，裹着喧嚣各自奔涌而去；资水澄碧而温顺，带着两岸的蓊郁与安逸悄然穿城而过，似乎生怕惊扰到林荫下的晨练者和垂钓者；隐隐在望的新城大桥，将侧面而过的娄怀高速引入城中，从昔日的荒野上引出宽阔的资江大道与楼宇如林的半座新城；远处的大乘山、祖师岭探入云空，向市区翘首而望……

这座常被外地朋友误以为是一条江的湘中小城，半个多世纪前还在湖南省新化县辖下。后因这里丰富的煤炭储量和有“锦都”美誉的锡矿山“锦矿”，成为县级市。枕资江而卧的市区，也是我自小神往的乐土。

我的老家麻溪村距市区二十余里。那次，父亲领五六岁的我上城，穿过梧桐枝叶覆盖的锦都中路，在电影院门前的小书摊看了两本黑白印刷的小人书，又破天荒进饭馆吃了碗面条。书与面条的滋味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心中陡然升腾起有朝一日进城生活的梦想。

十二岁那年，家里盖厦屋，前来帮忙的亲邻众多，家里开伙时菜蔬不够。父母忙不过来，便让我搭公交去市区买点青椒。头一回独自上城，我凭小人书与面条的记忆，在大小街巷转了半天后，竟也找到了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。买了菜再寻回去的公交站时，抵不住街边小贩脆声的叫卖，我将仅剩的一角钱车费换了雪糕。吃罢雪糕，壮着胆上车，售票员是个年轻女子，见我满头大汗，喂哺半天，口袋里实在翻不出买票的钱，扑哧一声笑了，举了票夹朝别人走去。这座城市里人们的敦厚宽容，令我的进城梦更加蓬勃生长。

念高中时，我在小城的学校寄宿，做了半个城里人。课余时间，我常常徘徊在建新路的新华书店，偶尔会买一两本中意的小说；或与要好的同学沿资水岸边恬然行走，看霞光里渔船点点，听浪花中桨声欸乃，一时沉醉，似乎坠入了某首唐诗的意境。

其后，我考上大学，去了远方的城。家中其他人随在煤矿工作的父亲一起，搬入了冷水江市区。再后来，姐妹们开枝散叶，各在市区买了新居。小城是永远的根。每到年节，我都会匆匆赶回去。开始是挤火车，后来是自驾车；开始是一个，后来是带上妻儿。陪母亲去农贸市场，成了我年节里的惯例。市场和整座小城一样日新月异，早淡隐了记忆里的模样。跟在母亲身后，听她与春风满面的摊贩们欣价，

我回去得也更勤了。我还准备在麻溪老宅长住，不再离开自己的家乡……



冷水江市风光。吴新建摄

# 冷水江的气韵

张雄文

我只专职提大包小包，乐得倾听，心却无比宁静，似乎能听见儿时梦想落地的声响。

建新路也是我时常流连的场所。除了新华书店和各种风味小吃，通往江边一头，还有年前必去光顾的香烛门店。在陪母亲买香烛，或者吃一碗山胡椒油香气扑鼻的牛肉面之余，我还会到书店逛逛，哪怕仅在门口站岗，也会有少年时的记忆滔滔涌出，温馨之情溢满心头。

冷水江虽是小城，却也不乏铁板铜琶高唱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。因为丰厚的矿藏，小城曾以富庶闻名一方。那时远在他乡的我，也每每为小城的发展而振奋、自豪。

前些年，小城因资源枯竭，一时沉寂。锡矿山的闭采年限所剩无多，山上因污染而“疤痕”满眼，寸草不存。当地百姓曾赖以生计的煤炭等也储量告急。走在街上，父老们的面容有了罕见的忧戚，像一把铁锤不时叩击我的心。但小城没有消沉下去，而是卧薪尝胆，埋头改造传统产业，培育绿色产业，发展现代服务业……几年过去，小城又昂然崛起，蓝天碧水之间，钢铁、电力、医药、光电子通信、新材料等产业蓬勃而生。锡矿山经过神碱渣无害化、土壤复绿等治理，早欣然换上绿装，正向红色工矿业旅游之路奔跑。麻溪村也借百年前的古码头、古风雨桥，倾力打造八方来客的梦里水乡。

小城的气韵令我深深迷恋，我回去得也更勤了。我还准备在麻溪老宅长住，不再离开自己的家乡……

# 大地